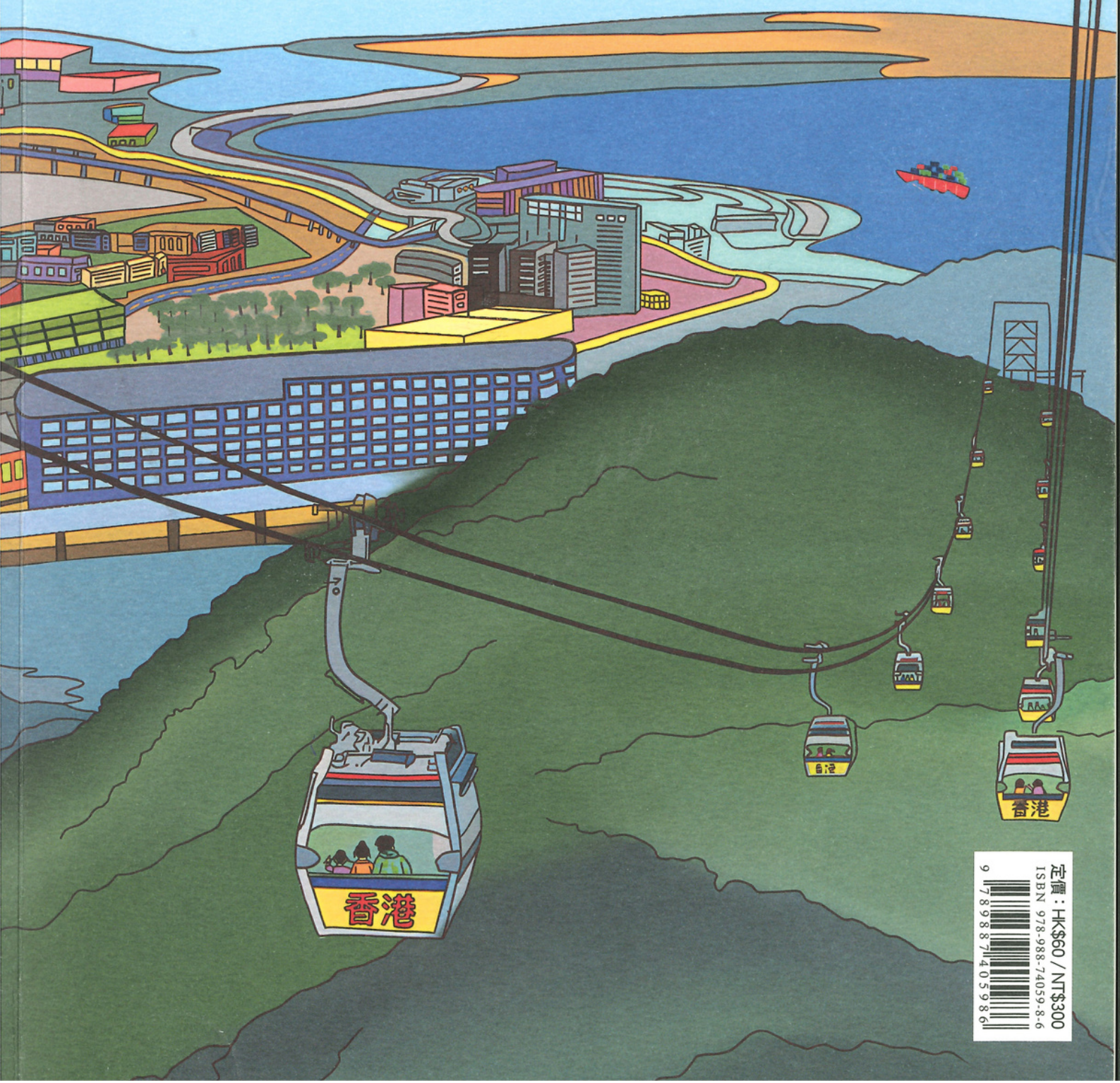


香港文學

2025

HONG KONG LITERATURE

校園文學作品集 (下)



定價：HK\$60 / NT\$300
ISBN 978-988-74059-8-6
9 789887 405986

黑暗中的追光者

金叡璘 香島中學學生。

「華夏博覽看今朝」研學團歸來後的第四個黃昏，我依舊難以適應驟然回歸的正常生活，耳膜仍在隱隱震動。故宮的恢宏、斷橋的滄桑、老街的古樸，常常在腦海中浮現，久久揮之不去。然而，相較這些壯闊的景色，更讓人難以忘懷的，是丹東那間琴房裡，女童指尖下流淌的《月光奏鳴曲》。此刻，落地窗前，夕陽正把鋼琴烤漆般的餘暉潑在木地板上，我突然看見自己跪坐的身影——那是在遼東半島的暮色裡，被一個七歲女孩的琴聲擊穿的姿勢。

舉辦音樂會的房間並不算大，兩邊白牆讓我想起敦煌莫高窟的壁土層。當穿白裙的小女孩被攙扶着走向三角鋼琴時，她丸子頭上晃動的髮繩，像極了壁畫裡飛天纏繞的帛帶。我數過，從座位到琴凳共二十三步，她的白色小皮鞋始終踩着看不見的五線譜。「是個表演才藝的普通孩子吧。」——我摩挲着節目單想，直到她懸空的雙腿輕輕晃動起來，像鐘擺般劃破了所有人淺薄的預判。

第一個和弦落下時，四周空氣仿似突然靜止了流動，她凹陷的眼窩裡，分明湧動遼東灣的浪濤。那雙小手在琴鍵上摸索的軌跡，竟與吳大澂當年在琿春勘界時丈量國土的步履重疊，我突然意識到，這八十八枚黑

白琴鍵，就是她全部的疆域。當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從她指間傾瀉時，天花板上的燈管在淚水中化作銀河——原來黑暗中的演奏，本身就是對光明的拓荒。我不由得下意識坐直了幾分。前奏完畢，女孩清澈明亮的嗓音便悠悠傳來，如黑暗中的曙光，挾着無盡溫暖與希望，在我心上重重一擊，她的歌聲彷彿帶着一種神奇的魔力，讓整個房間都沉浸在如夢如幻的氛圍之中。我目不轉睛地看着她，心中的震撼如波濤洶湧。周圍的聽眾也都屏住了呼吸，生怕驚擾了這美妙的一刻。

第二樂章轉入柔板時，她左手的無名指突然懸停，讓空氣驟然緊繃，卻見她的唇角微微上揚——仿似在等待遲到的鴿群，當羽翼的撲棱聲與旋律重新合拍時，我忽然明白：真正的音樂從不需要視覺的丈量。就像莫高窟的畫工在黑暗裡描繪飛天，就像三星堆的匠人將青銅埋入盲盒，藝術永遠在理性之外保留着神性的維度。

在這悠揚的旋律中，我不禁為剛才的輕慢感到羞愧，真正的才華與光芒，又怎能憑表像去判斷？回想起自己曾經對夢想感到猶豫和徬徨，而眼前這個小女孩，卻如此堅定勇敢地追逐着自己的音樂夢想，她就像



一顆被遺落凡塵的明珠，散發着獨特而耀眼的光芒。她身形嬌小，坐在鋼琴椅上時腳還不能着地。然而，她那一雙纖細的小手卻彷彿擁有着神秘的魔力，好似被天使親吻過一般，她的每一個動作，都如此自信閃耀。當她輕輕落下手指，靈動的音符便歡快地從指尖跳出，如精靈般在空氣中跳躍、飛舞。她熟練地彈奏着一段段美麗的旋律，那旋律，如潺潺流水，潤澤着每一位聽眾的心靈。

在休止符的間隙，我聽見了琴櫬下的響動。那是她用腳尖輕叩節拍器，像沙漠考古學家用洛陽鏟叩擊地層。她脊椎彎曲的弧度，讓我想起大足石刻那些負碑前行的力士。

終章最後一個和弦消散後，房間陷入一片寂靜，須臾，便爆發出雷鳴般震耳欲聾的掌聲。小女孩微笑着向大家鞠躬致謝，髮繩不慎滑落，那根紅色橡皮筋在地板上彈跳的軌跡，像極了我們這些健全人終其一生都在追逐，卻永遠無法真正理解的命運曲線。那一刻，她宛如一顆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們所有人的世界，我也用力地鼓着掌，心中對她充滿了敬意。

兒時學過鋼琴的我自是知道鋼琴之路的艱辛與不易。那黑白相間的琴鍵，猶如一道道難以跨越的溝壑，需要付出無盡的汗水和努力。更何況，對於這個身處黑暗中的小女孩，要在一片黑暗中摸索琴鍵，其困難程度更是可想而知。同樣是遇到困難，我選擇了半途而廢，在挫折面前低下

了頭，而她卻願意付出成倍的努力，勇往直前。就如同貝多芬，雖失聰卻能奏響命運的強音——「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決不能使我完全屈服。」貝多芬用他的堅韌向世界證明了，只要有頑強的意志，就能戰勝一切。這位小女孩，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她以她的堅韌與執著，在黑暗中尋得了光明，在困境中綻放出絢爛的花朵。她用那雙靈動的小手，向世界訴說着不屈與希望。她彷彿在向我們高聲吶喊，只要心中有夢，哪怕是天大的困難，也休想阻擋追求美好的腳步。「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無論風雨如何肆虐，無論道路如何崎嶇，只要堅守心中的夢想，就能像那翠竹一般，傲然挺立。

女孩身上閃耀着，為追夢不懼困難險阻的人性光輝。她是黑暗中的追光者，用音樂書寫着生命的華章，用堅持詮釋着夢想的力量。雖研學團已然落幕，可小女孩身上閃耀着的人性光輝，勝過世間萬千風景，將深深地鐫刻在我心底，永不褪色，永不磨滅。

如今，我的手機裡存着她演奏的《月光奏鳴曲》。在每一個疲憊的深夜，當電子類比的音符從揚聲器流出時，我總能看見遼東半島的星空下，那個用全身肌肉記憶丈量琴鍵的瘦小身影。她教會我的，不是戰勝黑暗的勵志故事，而是如何在絕對的黑暗中，與永恆達成優雅的和解。就像敦煌藏經洞的經卷，被塵封千年反而獲得不朽；就像斷橋的殘雪，消融本身成為另一種永恆。

融

李柏熙 招商局「香港少年作家班」第一期優秀學員，
香島中學學生。

中山路的霓虹尚未褪去，我循着鼻尖
的香氣，拐進一條藏在繁華背後的小巷。青
石板路被歲月磨得溫潤，兩側的老房子爬着
翠綠的藤蔓，盡頭那家小小的小吃檔正冒着
騰騰熱氣——一碗沙茶麵，成了我解鎖廈
門城市靈魂的鑰匙。

老闆娘手腳麻利地舀起一勺紅亮的湯
底，砂壺沸騰的聲響裡，藏着跨越山海的相
遇。她告訴我，沙茶粉是南洋華僑帶回的念
頭，混着印尼椰香與馬來辛香。花生醬是本
地匠人手工研磨，綿密醇厚。而湯底的鮮
甜，全靠當日現撈的蝦蟹、海蠣熬製而成。
細麵在沸湯中翻滾，再加上Q彈的本地蝦
仁、滷得入味的豆干，配上幾片華僑帶來的
咖喱魚蛋，一碗麵便集齊了本土的鮮、南洋
的香、遠方的韻。

筷子挑起麵條，味蕾先觸到閩南海鮮
的清甜，再嚐到沙茶醬的濃郁層次，最後是
香料與花生醬交織的醇厚。這滋味多像廈門
的模樣，本地先民扎根山海，孕育出質樸本
味。歸來的華僑帶回異域風情，舔了幾分風
味。而我這個來自香港的訪客，也在氤氳熱
氣中，尋到了無需言說的親近。如沙茶麵裡

彼此成全的和諧，廈門的溫暖，正是因為它
從不用「本土」與「外來」劃界，而是以一
碗麵的包容，讓每個奔赴而來的人，都能嚐
到歸屬感。巷口中山路的车水馬龍與巷內的
安靜煙火隔而不離，恰如這碗麵的滋味，將
遠近、新舊都溫柔裹進熱湯裡。

離開廈門前那晚，我又去了那家小吃
檔。老闆娘依舊笑着，多給我加了一勺蝦
仁：「下次來廈門，還來吃沙茶麵。」熱湯
入喉，暖意從舌尖漫到眼底。這碗麵裡，有
本地人的堅守，有華僑的鄉愁，也有我這個
異鄉人的牽掛。它沒有宏大的道理，卻用最
實在的鮮香告訴我，所謂交融，不過是沙茶
粉與海鮮的相擁，是老巷與新街的相照，是
你我他在同一片土地上，彼此接納、彼此成
就的溫柔日常。

如今回到香港，偶爾會想起那條小巷
的煙火，想起砂壺沸騰的聲響。那碗沙茶麵
的滋味，早已刻進記憶深處，它讓這場研學
之旅，不止有風景與知識，更有一份跨越山
海的溫暖共鳴——原來最動人的交融，從
來都藏在尋常煙火裡，藏在你我共品一碗麵
的溫情裡。



兩岸雙城

陳嘉琪 生於香港，家住牛頭角，招商局「香港少年作家班」第二期學員。現為香島中學五年級學生。

從廈門回來已有些時日，腦海裡卻總是交錯着兩座城市的影子。一個是帶着海風咸濕與古剎檀香的島嶼，一個是瀰漫着都市節奏與維港水汽的繁華都會。這兩座城市，模樣和脾氣都大不相同，像是用完全不同的法子，過出了各自精彩的日子。

在廈門的日子裡，時間彷彿被海風浸泡得格外綿長。去南普陀寺那日，是個微陰的傍晚，還未走近，先看見那片在鬱鬱蔥蔥的古木掩映下的寺廟，在熱鬧的城市之中顯得分外沉靜。這不是一座孤懸世外的寺廟，它與面前的都市塵囂保持着一種恰好的距離。山門的屋脊是閩南特有的燕尾脊，那尾端優雅地起翹，劃破天空，是典型的閩南古剎風格，一入眼便被飛簷上色彩濃烈的龍形剪黏裝飾抓住目光，像把閩南人的熱烈與靈秀都裝進了簷角，待我們這些外來人一一細察。大殿前的石柱刻滿墨色楹聯，紅綢燈籠垂在廊下，「福」字燙金，風一吹便輕輕晃，連帶着香火的溫軟氣息漫開。石獅子蹲在階前，鬃毛紋路裡積着細碎的光影，威武地望向往來行人。抬頭一看，新舊的相融異常動人心弦：古殿的綠瓦斜脊旁，遠處現代高樓的玻璃尖頂隱約露出，像歲月在這裡摺了個

溫柔的角，就了一處讓人心安的歸處。既藏着閩南人刻在建築里的信仰與煙火，也容得下古寺與時代並肩的舒展。

傍晚時的香客並不多，大家穿過無作門，在天王殿、大雄寶殿、大悲殿之間緩緩移動，神情裡有一種篤定的安詳。這裡的鬆弛讓人不自覺地放慢腳步，心也隨着這建築的節奏沉澱下來。若與普陀這名號下的其他寺院相較，我去過舟山的普陀山，殿宇與奇石古洞渾然一體，氣象更為磅礴天然，是朝聖者心中神聖的彼岸；而廈門這處南普陀，卻更像一座精緻的、可供日常療癒身心的城市園林，它將信仰安放在人間一隅，不疏離，不孤清，自有其的親切與圓潤。

即便是承載信仰的場所，也帶着這城市的獨特印記。黃大仙祠的香火終年鼎盛，但比起南普陀的疏朗與靜穆，這裡更像一個高效運轉的許願機。香客們手持線香，在有限的空間裡熟練地完成一系列儀式，他們的臉上寫滿了現世的期盼與生活的焦灼，與傳統香燭並存，構成一幅奇特的畫面。這裡的信仰，是與快節奏都市生活達成的一種務實的妥協，比南普陀寺少了幾分出世的超然，多了幾分入世的急切。

而鼓浪嶼這個沒有車馬喧囂的小島，一座座老別墅靜立在綠蔭深處，哥特式的尖頂、巴洛克式的渦卷、殖民式的連續拱廊，它們帶着各自漂泊的故事，在這裡落地生根。海風長年累月地吹拂，雨水在花崗岩牆面上留下深色的水痕，繁茂的榕樹用氣根溫柔地包裹着牆基。流浪藝人的歌聲從遠處傳過來，與海濤聲混響在一起。這裡的建築，與其說是在展示某種特定的風格，不如說是在訴說着一段複雜而沉默的歷史。島上的建築也別有一番風味：門環是潮汕的銅獅被歐式草環抱；窗台上擺着閩南的陶瓶，插着南洋的三角梅……這島的建築並不如港島般的拼接藝術，而是歸僑的鄉愁被焙成了牆壁上每一塊紅磚，讓每一棟老樓，都成為容器，盛着僑人的情懷。往高處走，日光岩的巨石乍現眼前。踩過磨得發亮的石階，廈門島的輪廓便浮在海面：雙子塔氤氳在陽光裡，輪渡像片白帆，而腳下的鼓浪嶼，紅瓦疊着紅瓦，老牆挨着老牆，和朋友的腳步也不禁慢下來，怕驚碎了這份美好。

而我所生活的香港，卻大有不同，展現出更為堅韌的生命力。那些擠在摩天樓縫隙間的唐樓，外牆斑駁，招牌林立，像藤蔓一樣頑強地攀附在這片狹小的土地上。茶餐廳、涼茶鋪、海味店，在高樓的陰影下熱鬧地營業着，濃郁的市井氣息與幾步之遙的金融中心形成尖銳而又和諧的對比。香港的空間利用是極致的，但它並不追求極致的美感，而專注於功能，是一

種在逼仄環境中歷練出的生存的技巧。入夜後，維多利亞港兩岸的燈火驟然亮起，將那鋼鐵森林的輪廓勾勒出來。這燈光秀是壯觀的，卻也是一種距離感的美，它屬於整個城市，卻未必能如鷺島的黃昏灑滿每個人內心的角落。

郵輪上傳來福建的「省歌」《愛拚才會贏》，那種草根階層的務實打動着我。與香港的《獅子山下》有異曲同工之處，可生活在香港的我，卻感覺到身邊的人們似乎淡忘了當初那份「獅子山精神」，我們仍能在中環看到日夜拚搏的年輕人，但社區之間，在困境中同舟共濟，相互扶持的社群認同我卻再也難以感受。兩座城如摩天輪與過山車一般，雖同處遊樂園，可不同的節奏受不同人接受，有人港漂為圓夢，有人返廈為安逸。歌聲飄過尋常巷陌，落在不同的人生裡。一個說要去闖，一個說要一起走，或許，這就是生活最真實的模樣。有人在碼頭整裝待發，有人在屋簷下互道早安。而所有的出發與堅守，最終都匯成了我們腳下這片土地最深沉的呼吸。

再看回來，這兩座城的建築，又何嘗不是寫在土地上的哲學呢？它們無聲地訴說着不同的歷史際遇、地理環境與人群的性格。而這短短的三天，我站在兩者交界處，感受鷺島的晚風與香江的潮水在腦海中交匯。還會再來嗎？一定會的，我心中想。當我真正讀懂這兩座臨海之城的參差，或許也就多讀懂了一點我們身處的這個複雜而迷人的世界。